

虞初新志

虞初新志卷五

小卿嬭山館重校刊

新安張潮山來輯

柳夫人小傳

徐芳仲光

柳夫人字某。虞山錢牧齋宗伯愛姬也。慧倩工詞翰。在章臺日。色藝冠絕一時。才雋奔走枇杷花下。車馬如烟。以一廁掃眉才子列爲重。或投芋銜餌。效玉皇書仙之句。紙啣尾屬柳。視之蔑如也。卽空吳越無當者。獨心許虞山曰。隆準公卽未復絕古。今亦一代顛倒英雄手。而宗伯公亦雅重之。曰。昔人以遊蓬島宴桃溪。不如一見溫仲圭。可當吾世。

失此人乎。遂因緣委幣。桺旣歸宗伯。相得歡甚。題
花咏桺。殆無虛日。每宗伯句就。遣鬟矜示桺。挈鉢
之頃。蜜箋已至。風追電躡。未嘗肯地步讓。或桺句
先就。亦走鬟報賜。宗伯畢力盡氣。經營慘淡。思壓
其上。比出相視。亦正得匹敵也。宗伯氣骨蒼峻。虬
案百尺。桺未能到。桺幽艷秀發。如芙蓉秋水。自然
媚媚。宗伯公時亦孫之。於時旗鼓各建。閨閣之間。
隱若敵國云。宗伯於桺不字。凡有題識。多署桺君。
吳中人寵柳之遇。稱之直曰柳夫人。宗伯生平善
通。晚歲多難。益就簞屨。嗣君孝廉某。故文弱鄉里。

豪黠頗心易之。又嗾宗伯公墻宇孤峻。結侶伺覺。丙午某月。宗伯公卽世。有衆驟起。以貴逋爲口實。譟而環宗伯門。搪撞詬誶。極於褻辱。孝廉魂魄喪失。莫知所出。桺夫人於宗伯易簀日。已蓄殯意。至是。泣然起曰。我當之。好語諸惡少。尙書寧盡負若曹金。卽負固尙書事。無與諸兒女。身在第。少需之。諸惡少聞。桺夫人語。謂得所欲。鋒稍戢。然環如故。桺中夜刺血書訟牘。遣急足詣郡邑。告難而自取。縋帛結項死。尙書側。明日。郡邑得牘。又聞桺夫人死。遣隸四出捕諸惡少。問殺人罪。皆雉竄。兎脫不

敢復履界地、搆盡得釋。孝廉君德而哀之、爲用匹
禮、與尙書公並殯某所。吳人士嘉其志烈、爭作詩
誄美之。至累帙云。

東海生曰：柳夫人可謂不負虞山矣。哉！或謂情之
所鍾、生憐死捐、纏綿畢命。若連理梓、雉朝飛、雙鴛
鴦之屬、時有之矣。然柳於虞山、豈其倫耶？夫七尺
腐軀、歸於等盡、而擲之、當侯嬴以存弱趙、杵臼以
立藐孤、秀實以緩奉天之危、紀信以脫荊陽之難、
或輕于鴻羽、或重于泰山、各視其所用。柳夫人以
尺組下報尙書、而紆其身後之禍、可不謂重與所

云重用其死者也。夫西陵松柏才矣，未聞擇所從者。卿月仙、邱散花女，得所從矣，而節無聞。韓香、幼玉、張紅紅、羅愛愛之流，節可錄矣，又非其人也。于秋香、躡惟、張尙書、燕子一樓，然紅粉成灰，尙在白楊可柱之後。夫玉容黃土之不惜，而願以從死之名，爲地下慮荒矣。微曰：舍人泉臺下隨，未敢必其然也。人固不可知，于尋之操，或以一念嚙生平之疵，或以晚節覆遂志赴義爭乎一決。柳夫人存不必稱，而沒以馨，委脫如遺，豈不壯哉。

張山來曰：前半如柳絮花笑，後半如笳響劍鳴。

柳夫人可不死矣

換心記

徐芳仲光

萬歷中、徽州進士某太翁、性忤急、家故饒貲、而不
諧于族、其足兩腓、瘦削無肉、或笑之曰、此相當乞
翁、心恨之、生一子、卽進士公、教之讀書、性奇僂、呶
呶十數載、尋常書卷、都不能辨句、讀或益嘲笑之
曰、是兒富貴、行當逼人、翁聞益悲、有遠宗姪某、負
文名、翁厚幣延致、使師之、曰、此子可教、則教、必不
可、當質語予、無爲久羈、姪受命、訓牖百方、而憚如
故、歲暮辭去、曰、某力竭矣、且叔產固豐、而弟卽魯

不失田舍翁。奈何以此相強。翁曰。然。退而噴語婦曰。生不肖子。乃翁真乞矣。趣治具餞師。而私覓大槓。靠壁間若有所待。蓋公恨進士辱已。意且撲殺之。而以產庵僧寺作終老計。毋知翁方怒。未可返。呼進士竊語。使他迎。進士甫新娶。是夜閤戶籌議。欲留恐禍不測。欲去無所之。則夫婦相持大哭。不覺夜半。倦極假寐。見有金甲神擁巨斧排闥入。捽其胸劈之。抉其心出。又別取一心納之。大驚而寤。次日翁延姪飲。爲別。翁先返。進士前送至數里。最後牽衣流涕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師何忍其之。

歸而就死。師歟然曰：安得此達者言？進士曰：此自某意耳。某此時頗覺胸次開朗，願更從師卒業。因逃夜來夢，師即以所授書輒能記誦，乃大駭。亟與俱返。翁聞剝啄聲，掣挺門俟。已聞師返，則延入師。具以途中所聞告。翁以爲謬，試之良然，乃大喜。自是敏穎大著。不數歲，補邑諸生。又數歲，聯捷成進士。報至之日，翁坐胡牀，大笑曰：乃公自是免於乞矣。因張口啞啞而逝。族子某爲郡從事，庚辰與予遇山左道中，縷述之。古來聞有換心者，有之自此始。精誠所激，人窮而神應之。進士之奇穎，進士之

奇。愚。逼。而。出。也。所。謂。德。慧。存。乎。疾。疾。者。也。或。曰。今。
天。下。之。心。可。換。者。多。矣。安。得。一。一。碎。其。胸。剖。之。易。
其。殘。者。而。使。仁。易。其。污。者。而。使。廉。易。其。姦。回。邪。佞。
者。而。使。忠。厚。正。直。愚。山。子。曰。若。是。神。之。斧。日。不。假。
給。矣。且。今。天。下。之。心。皆。是。矣。又。安。所。得。仁。者。廉。者。
若。忠。直。者。而。納。之。而。因。易。之。哉。

張山來曰。有。形。之。心。不。能。換。無。形。之。心。未。嘗。不。
可。換。人。果。肯。換。其。無。形。者。安。知。不。又。有。神。焉。并。
其。有。形。者。而。換。之。耶。則。謂。進。士。公。爲。自。換。其。心。
也。可。

秦淮健兒傳

李漁笠翁

嘉靖中秦淮民間有一兒。貌魁梧。色黝異。生數月。便不乳。與大人同飲啜。周歲。怙恃交失。鞠于外氏。長有膂力。善拳擊。嘗以一掌斃一犬。人遂呼爲健兒。健兒與羣兒鬪。莫不辟易。羣兒結數十輩攻之。健兒縱拳四揮。或啼或號。各抱頭歸。愬其父兄。父兄來叱曰。誰家豚犬。敢與老子相觸耶。健兒曰。焉敢相觸。爲長者服步武之勞。則可耳。乃至父兄前。以兩手擎父兄。兩脛去地二尺許。且行且止。或昂之。使高。或抑之。使下。父兄恐顛仆。莫敢如何。但咭

咭笑鄉人閨焉健兒性善動不喜讀書外氏命就
外傳不率敎師夏楚之則奪撲裂眦曰功名應赤
手致焉用璫璫章句爲師出卽與同塾諸兒鬪諸
兒無完膚又時盜其外氏簪珥衣物向酒家飲醉
卽猖狂生事外氏苦之逐于外爲人牧羊每竊羊
換飲詐言多岐主人怒復見擯時已弱冠矣聞
倭入寇乃大快曰是我得意時也卽去海上從軍
從小校擢功至裨將與僚友飲酒酣鬪力斃之罪
當死遂棄官逃之泗易姓名隱于庖丁民家有犢
丙夜往盜之牽出必劇呼曰君家牛我騎去矣呼

竟倒騎牛背以斧砍牛臀牛畏痛迅奔若風追之
 莫及次日匹牛者適市物色之健兒曰昨過君家
 取牛者我也言而後取道也奚其盜索之則牛已
 脯矣無可憑市中惡少推爲盟主晝縱六博夜遊
 狹斜自恃日甚嘗歎曰世人皆不足敵但恨生千
 載後不得與拔山舉鼎之雄一較勝負耳邑使者
 禁屠牛健兒無所事事取向所積牛皮及骨角往
 瓜揚間售之得三十金將歸飲旅館中解金置案
 頭酒家翁見之謂曰前途多豪客此物宜善藏之
 健兒擲杯歎曰吾縱橫天下三十年未逢敵手

有能取得腰間物者當叩首降之。時有少年數人，
釀于左席，聞之錯愕，起問姓名里居。健兒曰：「某姓
名不傳，向嘗豎功于邊陲，今挂冠微服，牛耳于酒。」
上諸英雄少年問能敵幾何輩。健兒曰：「遇萬萬敵，
遇千千敵，計人而敵，斯下矣。」諸少年益錯愕。健兒
飲畢，束裝上馬，不二三里，一騎追之甚迅。健兒自
度曰：「殆所云豪客耶？」比至則一後生。健兒遂不介
意。後生問何之。健兒曰：「歸酒。」後生曰：「予小子亦酒
人，歸途迷失，望長者指南之。」於是健兒前驅，馬上
談笑頗相得。健兒謂後生曰：「子服弓矢，善決拾乎？」

後生日習矣而未閑健兒援弓試之力盡而弓不
及發棄之曰此物無用佩之奚爲後生日物自有
用用物者無用耳乃引自試時有驚嘆空後生一
發飲羽驚墜馬前健兒異之後生日君腰短刀必
善擊刺健兒曰然我所長不在彼在此脫以相示
後生視而劇曰此割雞屠狗物將焉用之以兩手
一折刀曲如鉤復以兩手伸之刀直如故健兒失
色籌腰問物非復我有矣雖與偕行而股栗之狀
漸不自持後生轉以溫言慰之復前數里四顧無
人後生縱聲一喝健兒墜馬後生先斬其馬曰今

日之事有不唯吾命者如此馬健兒匍伏請所欲
後生日無用物盡解腰纏來獻健兒傾囊輸之頓
首乞命後生日吾得此一囊金差可十日醉予猶
草萊何足誅鋤撥馬尋故道去健兒神氣沮喪足
循循不前自思三十金非長物但半世英雄敗于
乳臭兒之手何顏復見諸弟兄遂不歸泗向一邨
墅結廬賣酒聊生每思往事輒慙慙欲死一日春
風淡蕩有數少年索飲裘馬甚都似五陵公子而
意氣豪縱又似長安遊俠兒擊案狂歌旁若無人
且曰滌器翁似不俗當偕之遂拉健兒入座健兒

視九人皆弱冠、唯一總角者。貌白哲若處子。等閒不發一言。一言則九人傾聽。坐則右之。飲則先之。健兒不解其故。而末坐一冠者。似嘗謀面。睇視之。則向斬馬劫財之人也。謂健兒曰。東君尙識故人耶。健兒不敢應。後生曰。疇昔途中解腰纏贈我者。非子而誰。我儕豈攘攫者流。特于郿旁肆中聞子大言。恐世故來與子雌雄。不意竟輸我一籌。今來歸趙壁耳。遂出左袖三十金置案頭。曰。此母也。於今一年。子當肖之。又探右袖出三十金。共予之。健兒不敢受。旁一後生投劍努目曰。物爲人攫而不